第三章《夾在中間的東西》

「窗戶……高度是不是有點怪怪的？」

世充說完，我轉頭看了看旁邊的房子，左右看了一下：「咦！」

旁邊的房子一眼看去窗戶都是對齊的，唯獨這棟三層窗戶，最高的那一層竟然比旁邊矮了許多。楚大胖自己也愣了一下，左右看了看：「對啊！我怎麼之前都沒有發現呢？難道室內有挑高？」

世充搖頭：「不僅沒有挑高，昨天我們過來，發覺三樓的天花板還特別低。」

我轉頭看向卜心彤，總覺得身為我們的守護神，她應該表示一些什麼。卜心彤回望了我一眼，問我有沒有帶水，她口渴。然後呢？然後就沒有了。

這還是那個處理陰兵借道的卜心彤嗎？我心裡有點打鼓。。

世充看著我，手肘推了我一把：「楊樹，有沒有印象？」

那張照片啊！他說。我想了想，突然靈光一閃。「你是說，自然科大樓？」

他點頭：「這個叫做裏屋，肯定有一層是我們沒發現的，被封起來了。這房子真的古怪，楚哥，你當時買下的時候，賣方有跟你介紹什麼嗎？」

楚哥大咧咧地說道：「介紹個屁！就一個簡單的凶宅，便宜好入手，還不需要花錢改裝，我根本也沒仔細看過就買了，現在這麼一說，我倒覺得賺了，多一層坪數不就更多了！」

說著，他把第二道門打開，首先進去了屋子。

不知道是否我的錯覺，我第二個進去，剛好楚哥把燈打開的那個關頭，好像看見一個影子從餐桌那裡往廚房的方向晃過去。我手伸進口袋，捏了捏那把小刀，告訴自己不怕不怕，有卜心彤在。世充是最後一個進來的，順手把門帶上之

後，楚哥已經往那紫紅色的木椅走去，隨手還點起了一根煙，對著我們說道：「你們慢慢看，我就在這裡等你們吧。」看他滿頭大汗的樣子，這天氣也不算太熱，屋子裡還有些涼快，果然胖子怕熱。世充問他，那可能多一層的夾層，你不去看看嗎？楚哥說，看什麼，裡面有值錢的你們還不會叫我嗎？我就坐一會兒，你們慢慢來。

照片我前一天已經拍得差不多了，回去畫個格局圖就好，現在都有程式，畫這圖很快，倒不需要太費心。世充或許因為很在意那個「裏屋」，招呼了我一下，就往樓上走去。我見狀也跟著上樓，只是回頭看了一眼廚房那裡，心裡有些發毛。

「別看，走吧。」卜心彤推了我一下。

「楚哥一個人在這裡，沒問題吧？」我問道。

「關心你自己就好。」楚大胖噴著煙說道。

一進到屋子裡，本來有些天然呆的卜心彤稍微沉默了，又變回那個俐落的卜小姐。不知道為何我鬆了一口氣，雖然她表情告訴我事情不簡單，但經驗也告訴我，她是靠得住的。

此時已經傍晚，就要天黑的時候，樓梯因為沒有對外窗，有些陰暗。世充已經上到了主臥室門口，或許今天人多了點，他兩手拿著鐵球，催促我快些。我們到了主臥室門口，他指著門把說道：「開門看看。」

昨天本來開不了的門，突然被我拉開了這件事，我們回頭討論過，可能是太久沒開，門的軸承潮濕生鏽，第一次卡卡的所以以為鎖住了。楚大胖也說基本上沒人動過這房門，一切有了科學的解釋，我看著一手一顆鐵球的世充，心裡嘲笑一下他的膽小，自己卻也先捏了捏口袋的那把小刀，才伸手過去開門。

門一開，感覺一股霉氣沖出來，這房間的對外窗肯定忘了開。

我先伸手摸著旁邊的牆，想將燈給打開，突然感覺手背一陣癢，我嚇得把手縮了回來：「有東西摸我。」

世充倒退了一步，誰也不敢先進去房間，卜心彤在旁邊看不過去，一把推開門，燈「喀」地一聲打開了。我轉頭過去，才發現那個癢癢的，其實是牆上掛了一束乾燥花，葉子垂下來，剛巧被我滑過去罷了。我笑自己太膽小，卜心彤在房間來回走了一下。這房間挺大的，床也是加大雙人，沒有床頭櫃，左右兩邊各有一個矮櫃，床上鋪著防塵布套，窗簾是灰色的。面對床的牆有一整面大鏡子，推開才發現是空空的衣櫃，散發出一股樟腦味。

進門左手邊是一個小通道，旁邊拉開又是一間更衣室，裡面空空的，只有一個連身鏡，接著就是浴室。浴室有浴缸，挺大的，還是按摩浴缸，旁邊有乾濕分離的衛浴，馬桶在另外一側，整體雖然不是最高檔的品牌，但看起來確實很不錯。從更衣室走出來之後，世充坐在床的尾部邊緣，我去拉開窗簾，準備開始拍照。昨天就差這一間的照片，雖然要處理「那條腿」的事情，但工作還是得持續進行。卜心彤一進屋子就顯得沉默，我也不敢打擾她，拍照到一半，我看著窗外，突然間世充「啊」了一生從床上跳起來。

我回過頭，世充說：「剛剛床陷下去了一下，好像有人坐下來了。」

卜心彤搖頭，「不是坐下去，是起身了。」

我靠，整個從腳底毛起來。「妳怎麼不早說？」世充大叫，拿著手裡兩顆鐵球左突右刺：「卜小姐幫幫忙，如果有那個什麼在，先跟我說，我就不要靠近了。」

「嗯……那好，我們得下樓出去。」卜心彤想了一下說道。

「什麼意思？是說這裡到處都是嗎？」我左看右看，拿出那把小刀揮啊揮。

「別這麼怕，這裡空了太久，所以有些東西進來暫住是正常的，通常我們沒有惡意也沒有攻擊性，他們就在一邊看著，遇到幾個惡作劇的或者會捉弄你們一下，但不會有什麼大問題。」她說：「真正的問題不是這個。」

真正的問題？

我跟翟世充盯著卜心彤。

「這裡可能就是你說的什麼『裏屋』，而且，」她指了指上面：「可能有點兇，所以所有來暫住的，都集中在樓下餐廳跟這裡。」

我小聲地問道：「你說的『所有』，是指多少個？」

「你真的想知道嗎？」她瞪著眼睛。

「沒，我不想知道，永遠不要知道，別跟我說。」

「你們兩個放心，我之前都在你們背上塗了一點曲屠香灰。」

「但是最麻煩的不是這些，而是這個。」

卜心彤拿出那個裝「腳」的袋子。

「不是把『這個』送回去就好了嗎？」我說。

她點頭：「沒錯，事情很簡單，只要送回去就好。但是我剛剛準備進這棟屋子的時候發現，這個腳……不見了。」

不見了？

＊

卜心彤把袋子收起來，同時我耳邊好像聽見一陣陣興奮的低笑聲。我渾身發毛，問她現在走可不可以，反正這袋子裡面的腳已經不見了，說不定「它」自己走回去上面了。

卜心彤歪著頭想了一下，又把袋子拿出來，房間突然變得安靜。過了兩秒左右，她又把袋子收起來，那低低的笑聲又出現。就這樣她來回玩了幾次，我本來很害怕的，看她這樣好像玩上癮了，我眼白都要翻到後腦勺去。

「別玩了，我都快嚇死了。」我說。

「卜小姐，那個什麼『裏屋』我也不打算去看究竟了，這個腳的事情趕緊處理一下，我們先撤，妳說如何？」世充說。

「你們先別緊張，我剛才不是在玩呢。」

卜小姐說，這笑聲來得詭譎，最主要是，第一次她拿出這袋子，本來在這附近的那些「東西」，刷的一下都從窗戶出去了，這裡基本上已經沒有那些物事。那麼……這笑聲哪裡來的？

我跟世充兩人互看了一眼，有股衝動想拔腿就往樓下跑。壓抑這種逃命的慾望是很難的，還好最終我忍住了。「拿好你們的護身符，跟著我走。」

燈都沒關，我們幾乎是逃命一樣跟著卜心彤。她一邊走著，一邊摸著牆，我看了也跟著摸，世充在我背後，也跟著摸。我們三個就像盲人一樣，摸著牆往上，速度奇慢無比。知道這房子格局古怪之後，我才察覺這二樓往三樓的樓梯還是正常的，到了三樓兩間房間，卜小姐搖頭，表示沒發現什麼。而三樓往頂樓的樓梯，顯得有點太長。我們直接跳過三樓，繼續摸著牆向上，到樓梯的一半，我感覺這牆壁的觸感有些不同。

一般水泥牆面不管怎麼抹平、泥作師傅功力再好，多少還是有些凹凸不平，油漆的面也會也些許顆粒才對。但這一段的牆壁平的不像話，摸起來光滑，還有些冰涼。我停下腳步，轉頭對世充說道：「你有沒有感覺這牆壁有點怪？」

一回頭，我才發覺本來走在我後頭的世充不見了。

我往下看，以為世充在三樓廁所，喊了幾聲也不見回應，便對著卜心彤說：「等等，世充還沒上來。」

誰知道再轉回頭去，卜心彤也不見了。

我一下慌了手腳，掏出那把護身小刀提在臉的前面，大聲喊著：「卜心彤？翟世充！」但不管我怎麼喊，都沒有任何回應。依照好萊塢求生法則，此時最忌諱就是停留在原地。依照慣例應該往守護神卜小姐那裡去。但先前聽她說，樓上是比較詭異兇狠的，這時我又卻步了，如果往下去找世充，說不定才是比較好的選擇。就在我猶豫不決的時候，我突然發現了一件不太對勁的事，於是我又開口喊了兩聲。

「卜心彤！翟世充！」

等了兩秒，我確定這件事詭異的地方在哪裡了。

在這樓梯喊聲，理當要有回音才對。

但是沒有。

我深呼吸一口，捏緊了手裡的護身小刀，決定轉身向上。無論如何，還是卜心彤那邊比較妥當。我跨上兩階，恰好到樓梯轉折處，此時，第二件詭異的事情出現了。我的右手，摸不到牆。

*

此時我已經不是剛出道的小伙子了，怎麼說也有過一次經驗，我知道自己不能慌，尤其不要突然轉頭，免得一張臉直直盯著我，不嚇尿也被鬼抽了魂。我將左手的護身刀移到右手，隨便比劃了兩下，確定已經清空了一些位置，才慢慢轉過頭去，感覺脖子僵硬得都發出「喀喀」聲。

右邊本來應該白色的牆，此時一團黑霧一樣，我揮舞一下手上的小刀，什麼也沒有。但我前方還是有牆的，就是樓梯轉角的小平台，我一步跨了上去，背靠著牆喘氣。這個時候我聽見了腳步聲從上面傳來，我的前面是卜心彤，這腳步聲理當是她的，但我聽著總覺得不對勁。

沉。

太沉了，這腳步聲完全不像卜心彤這種身材的人會踩出來的，我收起肚子，緊緊貼著牆，頭也不敢動，只能眼睛餘光死命往上飄，想看看到底什麼玩意兒從上面下來。

腳步聲嘎然而止。

有沒有過一種經驗，整個教室的人都在說話，突然一秒鐘大家同時安靜。

我就是這個感覺，但這時候沒有一堆人，只有我自己。

那像空襲一樣衝來的靜默讓我渾身忍不住地顫抖，我才知道之前看電影，都對恐怖片的女主角每次驚慌失措大喊感到可笑。真正發生在自己身上，忍住那想叫的恐懼，那是多麼大的忍耐度。我真的很想叫，想叫卜心彤，想問世充在哪裡，但我又怕我一出聲，那詭異的物事就往我這邊靠攏，卜心彤可是說過，這裡

的「那個」是成堆成堆的。大概過了有一個小時那麼長，實際上可能只有幾分鐘，我確定了沒有人下來，我稍微放鬆了些，肚子痠得要命，一直縮小腹很折磨人。摸著轉角小平台的牆，我正準備上樓，背靠著牆像毛毛蟲一樣蠕動過去，我好像看見了兩個圓圓的光。

仔細一瞧。

一坨黑色的東西，看起來像人，身形巨大，差點要比楚大胖還要大隻，雙手的搭在樓梯，手腳在地，爬一樣下來。那圓圓的光，恰好是那東西的眼球。我冷汗直冒，覺得自己真的倒霉透了，怎麼每次好好工作賣房子，都會遇到這樣的事情。右手的小刀，用最緩慢的速度往前伸，在那東西的前面晃兩下。

「我警告你，別動啊！你要是亂來，我可控制不住我手裡的刀。」我心裡想著，腳在抖著，膀胱有抽筋的感覺。過了好一會兒，那東西還真的停在那裡，我本來以為依照劇本，我閉上眼睛再睜開，他就會消失無蹤的。但我眨眼了好幾次，他就杵在那裡，動也不動，像個蠟像。

我想緩步後退，看來往上的路靠不住，我還是往下，找個機會最好先出這個屋子，其他的再說了。不知道這詭異的情況，世充跟卜心彤遇見沒有。

就在我後腳微微往後墊了一步，一直被我眼神鎖定的那東西突然揚起頭，嘴巴張得大大的，差不多裂到到耳朵那麼大。我耳朵好像聽見「唧」的一聲，那種尖銳的高頻聲浪，我忍不住閉上眼，這聲音太難受，想吐。

睜開眼，那東西往我這邊撲來，我看清楚了。是個男的，而且臉是青色的，爬滿了蛆。下巴旁邊一小塊臉好像爛掉一樣，還掉著肉沫。我也不明白為何他往我身上跳的這個動作我可以看見那麼多，那一瞬間我有種「不想努力了」的感覺。來吧，就這樣吧，反正我也沒惹你，只是來賣個房子，你要對付我就來，都來！

我閉上眼，突然左手被人一拉，睜開眼睛看見兩個亮晃晃的東西從我眼前飛過去，我回頭，看見世充額頭上都是血，拉著我的手。此時我也不管我後面那個

龐大的東西，跟著世充拔腿就往下跑。才跑了幾階，就聽見後面傳來一種低吼的「隆隆」聲，我忍不住回過頭，哪有什麼大塊頭，就是原本的樓梯而已。

世充突然停下來，我撞上他的背，「怎麼停下來了？」

問完，我探頭一看。

眼前有一隻腳，距離我跟世充只有十公分的距離。

我不敢抬頭，大喊一聲：「現在怎麼辦？」

「你的護身小刀呢？」世充問道。

我一抬左手，馬上把那小刀扔過去。在我的預想之中，那吊著一隻腳的應該被刀子砸中，會淒厲地一聲慘叫，然後消失無蹤才對。然而，沒有。

腳還在那邊晃著，我問世充，現在應該怎麼辦。世充回過頭「幹」了我一聲，誰知道怎麼辦，你除了會問怎麼辦之外，還有什麼功能沒有？

被噱了一頓我也沒有力氣反駁，此時前面有大胖哥，後面有吊肉粽缺了一隻腳的女鬼，真的讓人萬念俱灰，上次蘭姨的屋子還沒有這麼誇張，此時我反而覺得只是手擺動幅度大了一點，身材高了一點，眼神銳利了一點的陰兵，簡直就是善良老百姓。我撇過頭，看著本來應該是牆壁，現在變成一團黑霧的地方，決定賭一把，我跟世充說，往旁邊去。世充轉頭看了一眼，重重吐了一口氣。然後拉著我，就往那黑霧裡頭一跳。

＊

下墜。

我感覺自己正在下墜。

然後，我確實在下墜，我們兩個從樓梯上往下跌，世充哼了一聲，好像腳扭了，我一轉頭，發覺我們人在主臥室門口，門還開著，裡頭燈沒關。我一拉世充往裡面去，「碰」地一聲把門關上，背靠著門。

氣順了以後，我看著世充，「你的頭怎麼了？」

他伸手用手背擦了擦頭上的血，說道：「剛才跟著你們走出這裡，摸著牆摸著摸著，突然牆壁動了，轉了一下，我就跌進去，發現自己在一個房間裡面，那時候

跌在地上，頭敲了一下，沒怎麼在意，誰知道流了那麼多血。」

「房間？」

「沒錯，一間房間，站直頭都快碰到天花板，裡面有一種腐敗的惡臭，非常臭，地上有一坨像爛掉的棉被一樣的東西，光線很暗，角落開了一盞傳統鎢絲燈泡，還有一張書桌，我只看到這些，接著我就回頭，但找不到出去的路，翻了半天終於找到一處暗門，是要往上推的，總之很奇怪的設計，我一出來就發現你前面一個怪物，東西一扔我就拉著你跑，後面的你就都知道了。」

「你說的，會不會是那個『裏屋』？」

「說不定，感覺這裡充滿了古怪，等卜小姐回來，我覺得我們得先撤。」

我們坐著休息了好一下，靠著主臥室的門，世充一直坐得不大安穩，動來動去。我問他怎麼了，也沒多說，就說背後熱。我把他扳過去一看，背後衣服破了一個洞，背上好像被燒傷了一樣，起了大水泡。我一看這樣不行，但現在也沒有消毒過的針可以戳破那水泡，在主臥室我找了一下，找到一根迴紋針，將它掰直

了以後，拿世充包裡的打火機烤了一下，「忍耐。」說完，我一把刺進去。

世充悶哼了一聲，好歹是個漢子，沒有大叫。水泡流出來的液體臭不可聞，我扶著他到浴室沖水，水一沖下去，他就發出舒服的呻吟聲。沒過多久，他就靠著門躺著，閉上了眼睛，我一緊張，搖了他兩下，他罵了我一聲三字經。還會罵人，代表沒事。我坐著發愣，覺得這個世界好像毀壞了，跟我所認知的完全不同，哪裡來那麼多稀奇古怪的事，偏偏還都給我碰到了。世充打呼聲傳來，這種狀態下還打呼，看來他是真的累得夠狠。也不知道現在卜心彤狀況如何，一樓客廳還有楚大胖呢，希望他們都安好，我這裡就晴天了。

也不知道休息了多久，背後的門發出碰碰的敲擊聲，我驚醒過來，發覺自己也昏了。世充還躺著，拍門的聲音越來越急，我擔心是那恐怖的物事，背緊緊抵著門，不敢放鬆。過了一會兒拍門聲停了，我全身都汗，喘了一口大氣鬆了下來。

「楊樹？」

門外傳來女生的聲音，是卜心彤。

我知道一些詭異的物事會模仿人類的聲音，尤其很多鬼故事告訴我們，不管在哪裡走著，有人喚你的名字，千萬莫要回頭。所以我完全不回應，摸了一把世充的額頭。血跡黏黏的，有些燙。

「楊樹，開門，是我。」

別來這套，我知道你是什麼，我不會開門的。

「楊樹你個白癡，開門，快點開門，不然曲屠香的錢馬上就要你賠給我。」

我一聽，怪了，還知道曲屠香。

這應該不是假的吧？

我深呼吸一口，把世充推到旁邊一些，拉開一點門縫。

門一下被推開，敲了我的頭一下，我一陣暈，卜心彤衝了進來，反手把門關上，還帶上鎖。

「不洗頭？」我說。

「問女生有沒有洗頭是很不禮貌的事。」她瞪了我一眼。

確認過眼神之後，是真的卜心彤。

「喂，妳跑哪裡去了？」

卜心彤瞄了一眼世充，食指放在嘴唇上，要我安靜。

門外傳來之前聽過的沉重腳步聲，我猜應該是那個大塊頭。我瞬時緊張了起來，那大塊頭不好惹，還會像狩獵一樣等待，等到我鬆懈下來才發動攻擊。

卜心彤拿出一把黑色小刀，我一看，這不是剛剛被我扔出去，不管用的護身符嗎？她沒有說話，拿著小刀，從口袋裡掏出一個像是外用藥的圓形盒子，轉開，沾了一下裡面的透明藥膏，揮手讓我帶著世充退開一些。我拉著世充的腳，往電視那邊移了移。我一直等著撞門，但沒有。我是面對著門的，卜心彤則是六十度側身對著門，彎著腰，像準備著撲擊一樣。

接著我看見了這輩子目前為止，最匪夷所思的一幕。

一隻手從門外探進來，直接穿透門。